

儀和測高儀，把所獲得的資料，仔細的記錄繪製在米厘紙上，絲毫都不放鬆。又近年他主持某一大企業單位，民意代表爲了某案，曾對該公司總經理提出嚴重質詢，接着不久，在南部又發生了意外事件，那時該公司的總經理適在國外，其職務也另有代理的人，而凌先生談時恰好健康情形欠佳

論情理他是不必去爲這兩件事過分的操勞，但他却不然，毅然的把責任擔負起來，舉凡答復質詢以及處理善後等事，無不親自籌謀操持。毫不推卸責任。像他這樣勇於負責，古人所說的「有擔當、有氣魄。」他真是可以當之無愧。

三、恬淡寧適：平日他是經常在忙碌中，但在忙碌中另有恬淡寧適的生活，而且有一「隨時皆學問，到處有風光」的豁達觀念。他在西北的時候，每天除處理一切工作而外，唯一的嗜好便是寫字、讀書，以及用日記的方式記載各種大事，數十年來，行之有恒，從來沒有間斷，偶然遇着有要查考的事，只要打開他的日記，便可找到。

「工作繁忙外，安閒嗜墨間」，是他最高的樂趣。他的夫人任國畫和西畫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因此

他們的情趣和習尚，是互相陶鎔的。那時他們除了安閒於楮墨之間，另一方面就是種植了許多的蔬菜和花卉，庭院中顯得十分的清新幽靜，令人有一小隱仍居市，門深不在山」之感。凌先生在公餘還喜愛輕微的運動，羽毛球是他所歡喜的。打得很是出色，某次我在火車上遇見他，那次他是同凌夫人去南部旅行，隨身仍帶有羽毛球工具，他那種「做事有恒」的精神，真是令人肅然起敬。

竹銘夫子  
鳳平師母  
七秩榮慶  
昔年滄校侍春暉  
南極星明映少微

晚歲臺圓隨杖履  
介眉敬頌古來稀

受業章煥昌拜賀

我們綜合他以上這些立身處世之道來看，他實是算得上是一位完人，更是一位天賦特高的學者，因此他對母校的愛護是不遺餘力，目的在培育後進，目前我交大同學能在臺成立了電子研究所，他是主要的領導者和推動者。他一向更是特別的愛護一般青年，平日在他領導工作之下，總是激賞有方，處處使人衷心誠服。今年他「大壽七十，桃李三千」，在他那樸實堅毅的性格和謙謫融和的情懷中，更要添上一份親切和愉快的笑容，象徵着松與鶴的長壽，我們將是多麼的歡欣多麼的鼓舞啊。

## 我所認識的凌校長

陳樹曦

在最近一次交大同學會新舊任理監事的聯席會議中，曾經有一項決定，就是新舊任的常務理監事，每人都要寫一篇爲凌校長祝壽的文章。我認識凌校長比較晚，既沒有隨校長讀過書，也沒有隨校長做過事，所以，這一篇文章很難下筆。

我在交大平院民廿三級讀書的時候，就知道廣東人在土木工學界有兩位著名的工程師，一位是詹天佑先生，遠足南口時，曾經瞻仰過他的銅像，尤其是在關溝段乘車時總會緬懷到他當年造路的艱巨；另一位就是凌校長。當時，凌校長正在主持與漢路株韶段的工程，這一段工程也非常艱難，一南一北，互相媲美。那時，很多唐院與滬院土木系畢業的同學，都以分發在株韶段追隨凌校長實習爲榮。

民廿九年我自湘黔拆軌奉調黔桂的時候，凌校長已完成了桂柳段改調寶天了，在這幾年中，雖然偶與凌校長相遇，都是時間匆匆，難得有深刻的接觸。我對於校長初次的印象，覺得他平易近人，不苟言笑，談吐非常有修養，完全是一個學者的風度。那時，我正追隨侯甦民學長工作，侯學長以趕工著名，他一貫的主張是先求其通後求其備。當時一般交通界人士對凌校長的批評，是工作嚴謹，腳踏實地，穩扎穩打，雖然與侯學長是一時的瑜亮，但却是兩個典型的人物。

民國三十四年，交通部經美國租借法案選送了一批鐵路人員到美國鐵路去實習一年，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實習期滿回國途中，得識了凌校長的長公子崇光兄，我們同住一個旅館，同一個房間，同船回國。在一起的，還有一位陳孟清兄（註一：也是廣東人後來曾任京滬路營繕總廠廠長），常常同出同遊，幾個人非常談得來。在崇光兄身上，很可以找出凌校長的一些輪廓，崇光兄對人有禮貌，而且有修養，對於鐵路學識，又非常用心研討。返國後，我會到凌校長府上去看過他，也有機會對於凌校長更知道的多一些。

民三十六年交大學生鬧了一次很大的學潮，罷課、請願、學生自己開車，拆軌修軌等一場大鬧劇。起因，是由於教育部取消了交大兩個學系，而被職業學生所利用與煽動，繼發生了這一次的大風波。那時，我正在京滬路任運務處副處長兼上海總站長，同時在母校還兼授了幾小時的課程，但是，一批領導鬧事的同學並不買我的帳，在上海北站騷擾終日。凌校長（時任交通部次長）爲了愛護母校的關係，親自飛滬勸導，在我的辦公室內，與學生代表談得口焦唇乾，雖然沒有發生很大的效果，但是，學生列車被阻於真如站，到了晚上，又冷又餓，一般盲從的學生自動的散去，領導的職業學生沒有羣衆，就鬧不起來，也自動

的撤退了。這次學潮可以看出凌校長對於母校的愛護，而不願「交大」兩個字沾受到污辱。

三十七年初，我調臺鐵工作，那一年工程師節正在臺北舉行，凌校長也來臺參加。一見面，他就告訴我，他正在寫一本書，書名「中國鐵路概論」，有一章裡面，採用了我一篇文章的意見。當時，我不大相信，等到了出版以後，凌校長在書中論到鐵路管理制度一章中，談到「鐵路運輸與營業機構劃分問題」時，却引用了我在「現代鐵路」所寫「對於營運分處的我見」一文中的意見（註二：「現代鐵路」為租借法案鐵路留美同學回國後所辦的刊物）。足見凌校長對於交通學術刊物的留心與注意，與重視旁人的意見了。

凌校長來臺以後，雖脫離了交通界，但是，他仍忘不了交通界的人與事，尤其是鐵路！而這些年中，我對於他的認識也更清楚一些。在這十餘年中，他代表政府出席過聯合國遠東經會第一屆內陸運輸會議，聯合國鐵路訓練中心的顧問會議，與去年應邀參觀日本國鐵新東海道幹線（標準軌距鐵路）建築的情形等；

見凌校長對於交通學術刊物的留心與注意，與重視旁人的意見了。

凌校長來臺以後，雖脫離了交通界，但是，他仍忘不了交通界的人與事，尤其是鐵路！而這些年中，我對於他的認識也更清楚一些。在這十餘年中，他代表政府出席過聯合國遠東經會第一屆內陸運輸會議，聯合國鐵路訓練中心的顧問會議，與去年應邀參觀日本國鐵新東海道幹線（標準軌距鐵路）建築的情形等；

其次，關於他對同學與同學會的事情，我記得在交大六十週年校慶的前一年，大家公推校長擔任同學會的首席常務理事。他推辭不獲，却認真的根據會章處理會務，一絲不苟的開會。有一次也是新舊理監事的聯席會議，大家亂哄哄的鬧成一片，校長却擇善固執的搬出會章來檢討，給一些後輩同學上了一次很好的教育課程！在六十週年校慶紀念會上宣讀了留美國學成立交大電子研究所的建議，立即獲得教育交通國防經濟四部的支持。校長登高一呼，四方響應，僅國內同學就募集了建校基金兩百餘萬元臺幣，超過目標一倍以上；國外同學捐助的圖書儀器與金錢尚未計算在內！以同學會的刊物「友聲」而論，校長親自題眉，每期都要親自閱讀。每年校慶，除正式的紀念儀式外，校長却贊成輕鬆的跳舞晚會。雖然他並不跳舞，却願一桌一桌的去拜訪各位同學和他們的眷屬，同每一位親切的握握手，或輕鬆的談一談，都使這一位老校長感到非常的高興愉快！在這些小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來校長對於母校，對於同學會，對於同學，對於我們每一個人，是如何的關懷與愛護了。

我對於校長知道的不多，而我不善於寫這一類的文章，但我却願意憑我的直覺，把我所認識的凌校長，平鋪直叙的寫出來。

末了，謹祝 校長身體健康，壽與山齊！

並且出版了「中國鐵路志」「隴海粵漢湘桂築路回憶」「四年從政回憶」「鐵路論叢」「詹天佑先生年譜」等；在這些著作中，都是一些非常珍貴而且有關鐵路的史料，也可以說是凌校長費了很多寶貴的時間與心血，纔能蒐集與編撰出書。這些史料的價值，是無法衡量的。

歲次癸卯春月母校六十七週年紀念大慶  
并祝 竹公校長夫子函丈七秩華誕  
祝嘏欣逢校慶時師生蓬島共樓廡卧嘗  
未敢忘新膳鼓吹遠頌託賦詩喜見稀  
齡扶玉杖者增長耳晉瓊巖杏壇猶得  
春風坐壽到期頌定可知

葉在鈺拜題

六年起開始採購柴電機車，他纔放了心。

在以上這些事實中，我們可以知道凌校長雖然目前不在交通界服務，但是他對於交通界的人與事——特別是鐵路，是如何的關心與愛護了！

民四十年，因為臺鐵加價，致與公路發生劇烈競爭問題，當時爭論不已，很多人希望凌校長表示意見，「三民主義半月刊」也請他寫一篇文章。校長在動

任林土木包工業

經理 林清潭

高雄市新興區玉衡里玉竹一街十四號

石尚營造廠

黃石尚

鳳山鎮鳳崗里光復路一七號